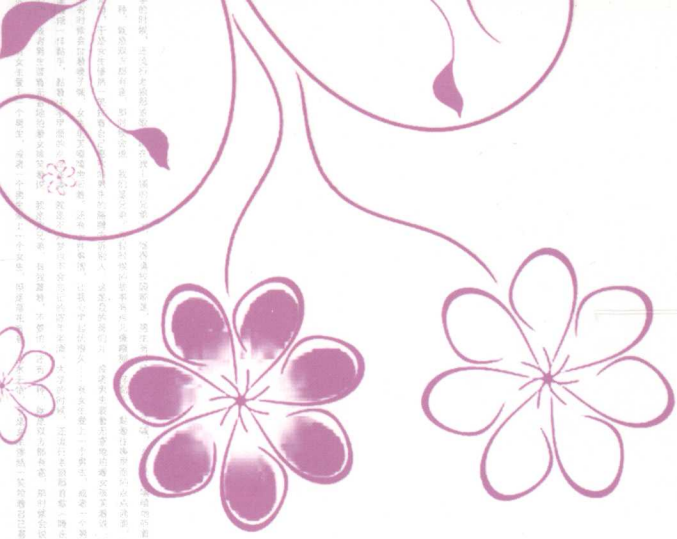




有一种 Ⅳ 爱情叫兄弟

Brotherly Love

她是一张白纸，他是斑斓蝴蝶。她与他是兄弟，
相爱从等待开始。千帆过尽后，他们可否是彼此的主角？

十八子墨 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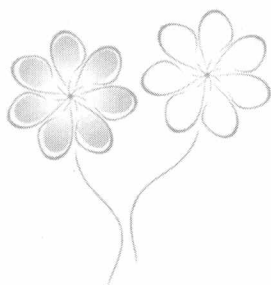


有一种爱情叫兄弟

BROTHERLY LOVE

十八子墨作品

IV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有一种爱情叫兄弟. 4 / 十八子墨著. —石家庄:花山
文艺出版社, 2008.4

ISBN 978-7-80755-337-3

I. 有… II. 十…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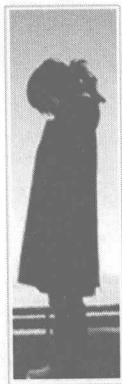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49874 号

有一种爱情叫兄弟. 4

作 者:	十八子墨	策 划:	张国岚
责任编辑:	张亚鹏	美术编辑:	美 慧
特约监制:	孟 祎 杨 俊	特约编辑:	罗 斐
封面设计:	荀 博	责任校对:	成 仁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		
地 址: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邮政编码:	050061		
网上书店:	http://www.hspul.com/ecity		
邮购热线:	0311—88643242		
销售热线:	0311—88643227/3228/3229		
传 真:	0311—88643225		
E-mail:	hspul@163.com		
印 刷:	三河市鑫利来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字 数:	379 千字		
印 张:	19.5		
版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55-337-3		
定 价:	26.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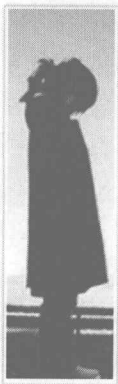
- 第一章·这个暑假像秋天 /001
- 第二章·原来真相是这样 /013
- 第三章·其实我并不开心 /024
- 第四章·我是真的受伤了 /037
- 第五章·我只能让情两难吗 /049
- 第六章·不是我当断不断 /060
- 第七章·他有点无理取闹 /071
- 第八章·我们到底怎么了 /082
- 第九章·真是好心没好报 /093
- 第十章·为何若即若离了 /104
- 第十一章·还有兄弟和朋友 /115
- 第十二章·我对他真的失望 /126
- 第十三章·他跟我说算了吧 /137
- 第十四章·丝丝绵绵的牵念 /148



目 录

contents

002



第十五章·路归路和桥归桥 第一章 /159

第十六章·我和他和她碰面 第二章 /171

第十七章·越纠缠越是伤害 第三章 /182

第十八章·已成为镜花水月 第四章 /192

第十九章·我们越走越远了 第五章 /204

第二十章·这一步走得太远 第六章 /215

第二十一章·我看淡很多事儿 第七章 /226

第二十二章·总要有人先狠心 第八章 /236

第二十三章·走多远都会疼的 第九章 /248

第二十四章·屋漏偏逢连雨夜 第十章 /258

第二十五章·小淫要过生日了 第十一章 /270

第二十六章·太熟悉又太陌生 第十二章 /280

第二十七章·很多事情都奇怪 第十三章 /292

841

总第1000册



第一章.这个暑假像秋天

(A) 阿瑟的电脑搬到学生宿舍之后，小诺就找男生借来那时流行的游戏：雷电和大富翁。

我是弱智了，除了会用智能全拼打汉字，游戏一概不通，经管学院的张教授很适时地给我结算了之前校对的稿费，其实那时我还真的有些弹尽粮绝的感觉，心中没粮，所以每次在迈进食堂大门的时候我都原地转两圈，跟自己说就算为了形体，我要减肥。我拿着张教授给我的那些辛苦钱，琢磨着应该请小淫吃点儿什么，我把钱在手里捏得紧紧的，小诺想突然抢走的瞬间都没有拿走，所以那时我就知道了自己的一个习惯：守财。俺不是招财猫，但是当个守财猫应该没问题。

小淫回我呼的时候有些心不在焉，我奇怪地看看手里的电话筒，自语：难道打错了？小淫在话筒那边提高声音：十八，是我，有什么事儿吗？

我笑着说：晚上想请你吃饭，之前校对的稿子费用给我了。

小淫说：哦，晚上啊？晚上我忙着编程的，都是急活儿，白天行吗？中午、下午都成。

我有点儿失落，晚上约会是多么浪漫的事儿啊，而且学生已经走空了，这样我们绕着学校走多少圈都没问题啊？我想跟小淫说朱檀给我北戴河旅游套票的事儿，但是忍住了，想等完成朱檀的稿子之后给小淫一个惊喜，我甚至都在想着让朱檀早早给我结账，这样我就大方地给自己买件泳衣，就算不游泳，那我穿着泳衣在傍晚没有人看见的海风里面冒充下海的女儿也行啊。

末了 I 提醒小淫我有本参考书落在茶几上了，记得下次吃饭的时候帮我带过来，小淫说：知道了，要是没有什么事儿我挂了，这边手头上的事儿挺忙的。

我刚要挂电话，小淫着急地说：十八，这些天我晚上都要忙着编程序，白天有时间我去找你，晚上你就别找我了，我想加紧把这些活儿给完成了。

我说：知道了，你要注意身体。

放下电话，怅惘中觉得小淫很辛苦，我琢磨着给小淫买些零食，熬夜很辛苦的。

暑假的日子，小诺变得无法无天，顶着个鸟窝头，趿拉着拖鞋，超级迷恋在电脑面前玩雷电，有次玩累了竟然趴在键盘上睡着了，流了很多口水，搞得我好几天都不能用正

常心理用电脑。女人要是邋遢的时候,比男人要彪悍得多,这个不成文的真理我在小诺身上充分领略到了,而且是不止一次。

那时,女生都喜欢买那种超级肥大的T恤当睡衣,往身上一套,既是衣服也是圆筒似的裙子,非常凉快,非常的舒服。暑假里学校澡堂开得不频繁,主要是人少,留在学校的女生经常跑到水房冲凉。包括我和小诺,都是在陈旧的水房里面打发洗澡的时光,小诺的人生之所以彪悍得阳光灿烂跟她的智商有绝对的关系,这不是谁都能模仿的。

小诺去冲凉的第一个特点是,经常会忘记带大睡衣过去,通常都是冲完凉后扯着破锣嗓子嚷着:十八,十……八,我的衣服。我在的时候还好,总是会把大睡衣送过去,我们宿舍谁也不在的时候,小诺通常会探出头看看走廊有没有什么人,然后把毛巾在胸上一系(人家孩子的胸也小得可怜),然后用洗脸盆挡住女性的部分,大摇大摆地唱着出水芙蓉,从水房慢慢悠悠地走向宿舍,还超级的得意。某次,走廊尽头一宿舍留校准备考研的女生听到歌声从宿舍里面探出头,看到小诺的倩影,那女生是一千度的近视,她一直以为小诺是穿着肉色的丝袜和肉色的内裤还有肉色紧身衣,后来还称赞那衣服漂亮得体。

小诺去冲凉的第二个特点,记起带大睡衣,肯定是忘了带内裤,所以每次冲完凉,我们都知道小诺的大睡衣里面是空的,人家的彪悍是每次都不当回事儿,某次回到宿舍,照样趴在窗口,小脸儿湿漉漉地探出头,跟计算机系的某个帅哥聊天。天天从后面轻轻掀开小诺的大睡衣,小诺长得不太正规的屁股就全部展现在宿舍里面,那次小诺笑得整个女生楼都要跟着荡漾的时候,天天照着小诺的屁股啪啪两下,小诺都没啥反应地接着跟帅哥聊,好像天天揍的不是她的屁股。

许小坏来找我的时候晚上八点了,理由是左手几乎天天晚上都在酒吧唱歌,她想去听左手唱歌,但又觉得师出无名怕左手真的晾场不管理她,所以硬要拖着我去陪她去左手唱歌的酒吧。许小坏之所以敢这么猖狂,是因为索多多暑假回家了,不然要是索多多真要在酒吧看见许小坏,还不得疯了。

我本来不想去,但架不住许小坏的哼唧,天天走的时候把一个泡面的碗扣在小诺脑袋上,小诺玩雷电入神了被我们吵得不行,朝我咣当一脚:哎,你俩死去,没看见老娘玩得忧郁啊?滚!

我正准备收拾小诺,被许小坏拽着出了宿舍,许小坏笑:哎,去了,小淫也忙得没时间陪你,你就陪陪我了,晚上啤酒我请。

我还真有点儿郁闷,小淫现在就是每天的中午才会找我简单地食堂吃个饭,晚上都不来找我,这个臭小子,都不知道想我吗?我呼过小淫一次,他没有回。

在公交车上,路过阿瑟租的房子,我从车窗看见,阿瑟租的房子窗户里面亮着灯,我

估计是阿瑟和他那个女朋友在里面。许小坏推推我笑：哎，这次是不是小淫成心阴你？

我愣愣地看着许小坏：阴——我？什么意思？

许小坏弹了我的脑袋一下，笑：笨，男人不都喜欢偶尔晾晾女人，你家小淫那么成熟的男人，知道这个道儿啊？是不是你不冷不热的，把小淫惹毛了？

我揉着耳朵：不能吧？他最近忙着编程序，说是着急用。

其实我从来没去过左手唱歌的酒吧，许小坏之前跟着索多多和左手来过，那时许小坏还没有喜欢上左手，酒吧里面挺热闹的，又是炎热的夏天，所以人很多，许小坏轻车熟路地拖着呆头呆脑的我找了一个稍微安静的吧台角落坐下，我没有看见左手，许小坏看看手表说：还没到左手的点儿，我们先喝会儿啤酒。

许小坏朝服务生潇洒地打了个响指，叫了两杯啤酒，那会儿调酒师这个行业还没有现在这么牛，而且不是所有的酒吧都有调酒师，酒吧文化没有现在这么奢靡和寂寞，我看了价目表上酒水的价格，心里咯噔咯噔的，许小坏这屁孩子，这哪是喝啤酒？根本就是喝人民币好不好？我想我看向啤酒杯子的眼神都变了，我小声嘟念：哎，这，也太贵了，超市里面能买一箱，就算你追左手，成本也太大了点儿吧？

许小坏喝了一口啤酒笑：你懂什么啊？这叫情调！

那么就是说我喝的不是几十块钱的啤酒，是情调？

我正在惋惜能不能把情调换成钱的时候，听见有人喊：左手！左手！一无所有，一无所有……

我抬头，看见许小坏的眼珠子都要爆出来了，扭头直勾勾地盯着唱歌的台子，左手扛着吉他低着头往台上走，说不清什么颜色的衬衫在酒吧的灯光下显得很有重金属的感觉，那个招牌的牛仔裤，一个膝盖的位置破了一个洞。

许小坏吧唧吧唧嘴巴，眼神迷离：十八，你说左手怎么可以那么酷啊，真是受不了他了，好有质感的男人，哎，左手的身体肯定比你家小淫结实，哎，哎，哎，那个臭女人，你干什么……

我看见有女人好像从旁边蹿出来，搂着左手的肩膀晃了两下，左手好像没有什么反应地推开那个女人，坐到了唱歌的台子上，许小坏气恼地嚷着：啊，真是受不了，她怎么，怎么敢摸左手……

左手半低着头调着手里的吉他，表情淡漠，偶尔会抬起头扫视一下酒吧，左手的衬衫领口好像被撕破了，露出胸口健康的肤色，许小坏咽了下口水，握啤酒杯子的手都发抖了，颤着声音说：十八，左手真是极品男人啊，冰块中的一团火，好喜欢，我吃定他了，就算倒贴我也认了……

许小坏激动得咕咚咕咚地喝着啤酒，我茫然地看向左手，左手唱的是张学友的那首《想要和你一起吹吹风》，我有点儿意外，左手喜欢唱的歌曲好像都带着噪声金属的碰撞感，这么柔情地唱张学友的歌儿还真是感觉不一样。许小坏陶醉地托着下巴随着左手的歌儿哼哼着，这时，我想起了小淫干净的笑容，左手吉他流淌的轻柔的音乐声音让我冲动得不行，我所有的感觉集中到一起，我真的想去找小淫！

我胡思乱想的时候听见有掌声，许小坏喊：左手！左手！

我收回思绪，看见左手没有什么反应地往台下走，许小坏站起身喊：左手！左手！

左手朝许小坏的方向看了一眼，皱起了眉头，转身走向后面，许小坏想冲过去，中间隔着很多人，许小坏冲动地把我拽起来喊：左手！左手！十八！十八啊……

左手站住，回身，照旧皱着眉头看向我和许小坏的方向，停顿了一会儿，朝我们这儿走过来，许小坏放开我，松了一口气：关键时候你还真能起点儿作用，幸亏带你来了。

左手冷脸看着我：你跑来干什么？也学人家逛酒吧了？好的不学坏的学。

我恼怒地瞪着左手：哎，什么意思啊，我是陪……

许小坏一把拽住我，笑：暑假了，大家都轻松点儿啊，来酒吧是成年的表现，不算什么了，坐啊，我叫啤酒。

许小坏屁颠儿屁颠儿地转到吧台叫啤酒了，左手把吉他靠着吧台放着，表情淡淡地看着我：你没事儿跑这干什么？你又不喜欢酒吧，以后少来这种地方。

左手顿了一下，看看我面前的啤酒，喉结动了一下：你的？哎，我喝了，嗓子干死了。

说着左手把我面前的啤酒拿走，仰头喝了个精光，低头转着空空的酒杯，没有说话。

(B)

左手把手里的啤酒杯子攒到桌子上，看着我：哎，说你呢？小淫呢，你俩不是挺好的吗？他也放心让你到这种地方来？

我恼火地皱起眉头：你这家伙，哎，你又吃枪药了？我来这种地方怎么？我是成年人好不好？

左手哼了一声没有说，许小坏端着啤酒慢慢过来，左手腾地站起身，低声说：走了。

许小坏冲动地一把抓住左手胳膊：哎，走什么走啊？刚坐下就走？太不给面子了吧。

左手用手开始掰许小坏抓着他手臂的手，照旧低着头，声音冷冷的：放开！

许小坏固执地往左手身边靠了一下，另一只手趁势拽住左手的手臂，在酒吧的灯光里，面色绯红，像一片红艳艳的桃花：哎，你讨厌，我也要，我喜欢你，我就是喜欢你！

许小坏咬着嘴唇，勇敢地注视着左手的眼睛，左手嗤笑了一下：没人陪着你玩儿，我

不是索多多,我再说一遍,放开,别让我动粗的!

许小坏的胸脯不停地起伏着,咬着嘴唇委屈地看着左手:我真是喜欢你的,我是认真的,你……

我有点儿看不下去,站起身,壮着胆子看着左手:左手,你……

左手扭头冷冷地看着我:你啊,闭嘴了!没你的事儿。

左手甩开许小坏的手臂,头也不回地消失在热闹的酒吧中,许小坏无精打采地慢慢坐到椅子上,一只手捂着嘴巴,一只手挡着额头。我有点儿手足无措,僵硬地用手拍拍许小坏的肩膀:哎,左手那人就那样的,早跟你说了,他那人冷冰冰的……

许小坏突然拿起啤酒杯,咕咚咕咚喝了一大杯,喘息着看着我:十八,我真喜欢他的,我……

我看见许小坏的眼泪流了下来,我慌忙看看周围,压低声音:你别哭了,这儿人很多的……

许小坏推开杯子,趴到吧台上,开始呜呜地哭着,我已经看见有人在看我了,我有点儿慌神儿。

许小坏在极度郁闷的情况下喝了个天昏地暗,不仅摔了酒吧杯子,还吐了我一身,也不知道那丫头中午吃的是是什么,我和小淫配套的情侣衫上全是黑糊糊的东西,我架着许小坏走出酒吧的时候,许小坏的手非常不老实地捏着我的脸嘿嘿笑:哟,你脸好嫩哦,好滑哦,帅哥,愿意跟我过夜吗?嗯,想吗?

把许小坏架到宿舍,小诺像红眼兔子一样对着电脑吐气:十八,这关就算过不去了。

我皱着眉头把许小坏扔到床上:小诺,你这个死丫头,你再玩,我把电脑弄走了,快点儿,帮着把这丫头脱光了让她睡,吐了我一身……

小诺伸伸懒腰,拍了下脑袋:对了,晚上有人找你了。

我开始换衣服:谁啊?

小诺开始很流氓地解许小坏的腰带:佐佐木的前女友吧,说是你回来找她一下,我靠,小坏还真够勾人的,天生的狐狸精,哼哼……

我停止换衣服的动作:她?找我什么事儿?

小诺啪地拍了一下许小坏的屁股,发出清脆的声音,许小坏梦呓地翻了个身,小诺摇头:不知道,好像挺着急的吧,脸色不好看,像喝了酒,说让你回来去找她一下。

师姐给我开门的时候,脸色极度的苍白,虚弱地朝我点了个头:十八进来吧。

师姐的宿舍里面有着浓烈的药味,我看着她:你找我?

师姐慢慢坐到床上，有气无力地看着我：十八，我怀孕了……
我腾地站起身，脑袋砰地撞到上铺的木板上，我跌坐在床上，皱着眉头揉着脑袋：什么啊？你说什么？

师姐用手抹了下脸，声音含糊不清：我去做了流产……

我一惊，再次腾地站起身，脑袋砰地又撞到上铺床板上，我的眼前开始浮动金色的小星星，我站到师姐面前，用手捂着脑袋：你，你说什么啊？怀孕了？又流产了？

师姐紧紧咬着嘴唇看着，哽咽：十八，我，我找不到别人帮我，我们宿舍的人要是知道了，我就完蛋了，我不能让学校知道的，你帮帮我……

我的脑子嗡嗡的：我，怎么帮你啊？

师姐嘴唇动了动：我，医生说我这些天，不能随便下床走动，你帮我买买饭，还有其他一些东西，我们宿舍的人正好都不在……

我终于明白了一些：什么时候的事儿？

师姐低下头，抽泣：有一段时间了，刚开始没在意的，都四五个月了……

师姐突然抓住我的手：十八，我真的受不了了，晚上还做噩梦，医生说那孩子都成形了，我不想的，我不能生下他的……

我头大了，还不敢动，就那么站着，师姐哭了好一会儿，慢慢靠在床的栏杆上，我叹气：你男朋友呢？

师姐麻木地摇摇头：没了，什么都没了，没了……

从师姐断断续续的言语中，我知道了事情的经过，流产的孩子爸爸就是师姐后找的那个北京的男朋友，那个男生家里极力反对男生和师姐的关系，因为男生毕业就出国了，说白了就是男生的家里不想师姐拖累他。后来，师姐发现自己怀孕了，男生怕担责任，甩给师姐三千块钱，躲了，师姐去男生家里找，男生的母亲指着师姐的鼻子骂，说要是师姐再敢找她儿子，就来学校揭发师姐怀孕的事儿，让学校开除师姐，师姐据理力争，但是男生家里拒绝承认师姐怀的孩子是男生的，师姐本来还想闹，但又怕男生家人真的闹到学校让自己名誉扫地，只好去医院打了孩子。

我靠在桌子上，感觉有说不出的讽刺，佐佐木爱着这个女人的时候，没有动她一个手指头，那么珍惜她却被抛得远远的，现在那个逃得远远的孩子的爸爸，不知道动了她多少个手指头，我觉得自己这个想法有些恶毒，我也一直都想不明白师姐到底想要的是什么？如果真想和男人交换，那么就请把计算器上的每一个数字都算清楚，这种计算中是没有感情的，也不要再在没有算计到的时候流露那种楚楚可怜的卑微，同情有用吗？

师姐有气无力地看着我：十八，我知道你瞧不起我，我活该的……

我冷冷地点头：嗯，你活该的。

师姐的身体微微抖动着，开始流泪：是，我是，活该……

我转身拿了纸巾递给师姐：行了，知道活该你还哭？委屈了？

师姐用纸巾捂住眼睛，低声：十八，这事儿，别告诉他，我不想他担心。

我嗤笑了：放心，我不会说的，他不会担心你，他会庆幸你离开了。

师姐的事儿真的刺激到我了，一晚上我都没睡好，小淫也没给我电话，我有点儿郁郁寡欢，我腾地坐起来，压抑的情绪让我再也无法入睡，我呼了小淫，好一会儿小淫才回呼，声音非常小，小淫说：什么事儿啊？都这么晚了？明天再说吧……

我恼火地说：哎，我很烦啊，你现在怎么那么忙啊……

小淫轻声说：当然忙了啊，编程的活儿真的很多的，完事儿了请你吃大餐，好不好？

我叹息：小淫，今天我心里好难受。

小淫好像笑了一下：怎么了？想我了？

我刚要说话，小淫突然说：十八，明天中午见面，我们再说好吗？我这会儿说话影响同宿舍的人睡觉了，明天说，挂了……

电话挂断了，深夜里，电话那端被挂断的嘟嘟声听得一清二楚，不知道为什么，我有想哭的感觉，我觉得自己被遗弃了，心里酸酸的，想起许小坏绯红着脸跟左手说：我是喜欢你的。想起师姐流产后苍白的脸色，我就开始想哭，但又不知道自己为了什么哭。我放下电话，看着窗户外面，夏天晚上流淌着氤氲的热气，还有莫名其妙的浮躁，缠绕着我不怎么拐弯儿的思绪。不知道是阴历初几的月亮，看着挺惨的，瘦瘦的、小小的，好像饿了好多天，我懊恼地撕扯着自己的头发，无聊透顶，想想朱檀给我的福利，有点儿开心，北戴河，至少还有一个我们共处的机会，或许可以说是相对私密的相处？我想得有些不正经。

第二天中午，在快餐厅看见小淫，那小子困得不停地打着哈欠，一边吃饭一边打着哈欠，我奇怪地看着小淫：你就那么困？

小淫无精打采地嚼着饭：是啊，本来这个暑假就是要工作的，很累的，对了，你昨晚想跟我说什么？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决定不把师姐的事儿说出来，恼火地摇头：想起你了，就想说话，谁知道你不待见我。

小淫挑着嘴角笑了一下：傻瓜，想我就想我了呗，找什么借口啊？你就嘴硬吧你，我啊，等你想我想得不行的时候，你想见我，是要付费的哦，咱们关系这么熟了，我可以给

你折扣的……

小淫的呼机响了起来，小淫拿出呼机翻看了一下，加快速度吃饭，我瞪着小淫：哎，你干吗吃那么快啊？

小淫含混不清地说：这次的程序活儿是我们专业几个人一起做的，所以大家都得辛苦点儿，别人还没吃饭呢，我吃饱了得快点儿回去换别人出来吃饭，十八，你忍忍，过十几天我的活儿就完了，到时候我再陪着你，嗯？

小淫呛了一下，我拍着小淫的后背：你慢点儿，也不用吃饭这么急啊？

小淫放慢了咀嚼的动作，愣愣地看着我：十八。

我把餐巾纸递给小淫：怎么了？

小淫咽下饭：我，最近真的很忙的，对不住你了。

我摇头，小淫吃完最后一口饭，拍了拍我的肩膀，匆匆忙忙走了，看着小淫的背影，我挺有失落感的，无聊地扒拉着自己的餐盘，之前不管我干什么，小淫都在我身边，现在我写稿子到半夜，除了小诺梦游一样咬牙哼唧和红眼兔子般的眼睛，身边空荡荡的。

我正出神发呆的时候，有人把餐盘啪地放到餐桌上，我抬头，看见左手淡漠的表情，想起许小坏那晚吐了我一身，我有些火大地看着左手：干什么？不用这么用力吧？

左手冷冷地盯着我：十八，你智商属什么的？

我哼了一声没说话，左手低着头开始自顾自吃饭，我迅速吃了两口饭，站起身准备走，左手抬头看我：十八。

我瞪了左手一眼：怎么了？

左手含糊地说了一句：小淫最近忙什么，你知道吗？

我嗤笑：当然知道了，他哪像你那么闲啊，没事儿跑酒吧唱歌去？我们都很穷，所以要赚钱吃饭的。

左手沉着脸嚼着嘴里的东西，默默地看着我，我被左手看得有些不自在：哎，怎么了？我，我有说错吗？

左手喝了一口饮料，移开看着我的眼神：没什么。

(C)

女人始终都是同情女人的，师姐再怎么嫌贫爱富，可是看到她苍白的脸，还有那种失望的表情，我就怎么都无法彻底恨她，更何况她甩的是佐佐木不是我，我的自尊心没有受伤，而且我还有些同情心，所以就答应帮她。师姐大部分时间躺在床上休息，我负责帮她买饭买生活必需品，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以前在外婆家的时候，流产虽然不

是什么好名声的事儿，但也是伤筋动骨的，女人生孩子是“坐月子”，流产算是“小月子”，最重要的是不能凉着，还得多吃营养品，师姐把那个男生甩给她的三千块钱给我，让我帮着她前后照料着。

师姐咬牙切齿地说：我就要把这些钱花了，有什么啊？我就要活着，还要活得好好的！

电视剧中通常会有男人塞钱给女人去做流产，但女人普遍都会把钱哗啦啦地甩向空中，愤怒地打男主角一个耳光，再歇斯底里地说上一句：你以为我是为了钱吗？

生活是具有讽刺性的，师姐永远不可能那么做，她的台词应该是：大爷的，姑奶奶就是为了钱，你TMD怎么才给这么点儿？我们都要活着，自尊心留给自己看的时候，生命是一片欣欣向荣，自尊心留给别人看的时候，生命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所以我们的生活绝对有能力让我们明白一个事实：活着不是喊口号。

我帮着师姐买了很多营养品，还把花去的钱都作了记录，医生说师姐的状况休息二十几天就好，师姐叹息的时候跟我说：十八，我一定要去一次寺院还愿，你不知道，我的身体里面曾经生生剥离了一个生命，我听得见那种金属切断生命的声音，孩子已经成形了，但是我听不到他的声音，我想他会恨我的。

我是在去学校商店给师姐买卫生用品顺便给小淫买了差不多二百块钱的吃的，有芝麻糊、巧克力、豆奶粉、饼干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吃的，虽然知道咖啡对身体不好，但还是给小淫买了一大盒，想着他很有效率地把手里的程序做完，这样也能腾出时间休息。在回宿舍的路上，我竟然碰见了阿瑟，阿瑟搂着苏亚亲亲热热地往咖啡厅里面走，一副很色狼的样子，我老远就喊：阿瑟！

阿瑟回头，看见我，用手摸了一下头发，慢慢腾腾地朝我走过来：十八？你，你干什么呢？

苏亚也朝我们走过来，阿瑟对着苏亚摆手：你先进去点咖啡。

我坏笑着看着阿瑟：哎，你艳福不浅啊，那个女朋友来了苏亚知道吗？

阿瑟含糊地笑了一下：我这么有本事的人能摆不平这点儿事儿？

我推了阿瑟一下：你就折腾吧，要是苏亚知道了，别怪我没提醒你，哎，这些东西啊，你抽空帮我给小淫吧，那小子最近老是熬夜编什么程序，我看他人瘦了，我找他挺耽误他工作的，你帮忙搭把手吧。

阿瑟抿抿嘴唇慢慢接过塞给他的东西，笑得不太自然：哟，你舍得花钱了？

我摸着雀巢咖啡的盒子扁着嘴叹气：怎么可能舍得啊，这玩意儿我都没喝过呢，哎，你就别说废话了，我走了。

阿瑟一把拽住我的胳膊，我手里的消毒纸巾差点儿掉了下来，我瞪了阿瑟一眼：什么事儿？

阿瑟表情不大自然地往咖啡厅里面看了一下：十八，不忙的话，我们一起喝喝咖啡呗。

我忍着笑：噢，明白了，你是怕我把你女朋友来看你的事儿告诉苏亚吧，老大，你放心，我不会说的，你那些花花事儿你什么时候见我多嘴过。

阿瑟犹豫了一下，笑：十八，你也知道，女生都小心眼是不是？我不把别的事儿告诉苏亚，其实也是为苏亚好，其实我跟别的人没什么的，告诉了苏亚她不会高兴，反正也没什么事儿，索性不说了，我这样说你能明白吧？

我糊涂地看着阿瑟：哎，男人都是这么给自己找借口的吗？你放心，那是你的事儿，我才懒得管，阿瑟啊，你正经点儿，我要是苏亚，知道你女朋友跑来看你，你这么躲着藏着的，我非拿刀劈了你不可，哼。

阿瑟的表情极不自然，嘿嘿笑着放开了我，我抱着手里的一堆东西往回走，心里想着：唉，可怜的苏亚，阿瑟这个人怎么能脚踩两只船呢？要是小淫敢这样，我真的会拿刀劈了他，不喜欢我没有关系，把尊严还给我就好。

师姐身体在慢慢地恢复，我只能说年轻真好，但经过这次重创后相信她不会再轻易随便地让自己靠着什么男人了，要是真的吃一百个豆子都不知道豆腥味儿就没话说了。其实我非常想痛痛快快地骂一通师姐，不一定是为佐佐木，就算是为了大家都是女人也想骂她，就算要交出自己的身体就算想用自己的身体换点儿什么，那你也找个靠谱儿的好不好？士为知己者死，货卖给识货的主儿啊？

晚上朱檀给我打电话，她还真的非常认真地问我有没有买泳衣，因为北戴河的旅游时间马上就到了，那个女人已经在为行装作准备了。我也跟着兴奋，摸着手里的套票心里慌慌的，想到会和小淫一起去北戴河，不知道怎么搞的，我想得有些色色的，因为朱檀提醒我，她和她老公睡一个房间的，我知道朱檀的意思是说，剩下的那个房间就是我和小淫的了，其实我有问过朱檀，虽然两个人一个房间，但都是双人间的那种，应该就是两张床了呗。但是不管怎么说，两个人是要在一个房间里住一个星期的，也许，可能，或者说……我对着镜子想到小淫可能会亲我，然后扑通扔了镜子，盖上被子开始骂自己无耻。

小诺在玩了几天电脑游戏之后翻然醒悟，说是想去市内找工作，这个假期朱檀给我的稿子其实不多，我已经完成得差不多了，剩下的部分也就一两千字了，因为之前有本参考书落到阿瑟的房子，就差那上面的内容了。所以我也想跟着小诺去市内找工作，想

着打打散工总归也能赚点儿钱。许小坏在左手那晚的酒吧拒绝之后变得好像没事儿人似的，照样有说有笑的，照样晚上去听左手唱歌，我非常佩服许小坏的韧劲儿，觉得一个女生追男生追到这个份儿上实在够辛苦，左手也应该感动点儿了。

我跟小诺说起许小坏对左手的执著，小诺不屑一顾地说：什么执著啊，她那说白了就是二皮脸。

爱情这个东西，最奇妙的地方就在于让所有经历了的人都成了二皮脸。

小淫中午过来找我的时候，我正在跟小诺商量第二天去市内找兼职的事儿，小诺的家乡的一个朋友跟我们说工人文化宫有个简单的招聘会，小诺跟我商量着也许能碰到找兼职的也说不准。我到餐厅的时候，小淫一脸兴奋地看着我，小淫抿着嘴唇笑：十八，谢谢。

我奇怪地看着小淫：谢什么啊？

小淫笑：谢谢你给我买的东西啊。

我哦了一声：没什么啊，这段时间你那么辛苦，对了，你把时间腾出来，从后天开始的一个星期，我有事儿找你的，我说真的，所以你啊，要把手里的程序活儿做完。

小淫停止咀嚼嘴里的东西：要，一个星期？那么长时间干什么啊？我，我手里真的很多事儿的，过一个星期之后再说好不好？再过一个星期就好，我手里的活儿就全完了，你想我怎么陪你都行，好不好？

我皱着眉嘟着嘴：不行，这个星期我就要你跟我一起出去，记得啊，我们一起买的那个情侣衫要穿着，你以前有程序的时候，大雄老佐都能帮上忙，老佐现在也很闲，这次就不能帮你吗？这个星期你一定要跟我出去的，我等好久了。

小淫迟疑地看着我：十八，到底什么事儿啊？

我瞪着小淫：我想和你出去旅游……

我打住话，因为一直想给小淫一个惊喜，小淫温柔地笑笑：傻瓜，想出去玩儿是好事儿，我肯定陪你的，就是时间上稍微宽限下吧，我不是一直在忙着程序吗？倒是可以找大雄和佐佐木，你让我回去好好想想，不就是差在时间上吗？我肯定会陪你出去玩儿的，放心吧！

小淫放在餐桌上的手机响了起来，我好奇地拿起来刚想看，小淫手忙脚乱地抢了过去，苦笑：十八，别看了，我们宿舍的几个哥们儿，每次都是我出来吃饭，也是我买饭，对了，我这赶着时间吃饭，你帮我去买份儿炒饼，我得赶快回去，你既然想出去玩儿，那我更得抓紧时间赶程序了，嗯？

我起身去食堂的窗口给小淫买炒饼，回头看小淫，小淫好像有些焦躁不安，不停地用手挠着头发，我有些奇怪，小淫最近，好像有些不冷不淡的，之前好像比这黏糊吧？食

堂的大师傅把炒饼递给我，我看见阿瑟和平K从食堂门口走了进来，我朝阿瑟招手，指指小淫所在的餐桌。

小淫吃完最后一口饭，准备走，我冷着脸看平K：哎，小淫的程序忙成这样，你也不知道帮忙？大后天我和小淫要出去一个星期，剩下的活儿，你还有老佐，再叫上大雄，你们搞定了，就这么说定了，哼！

平K尴尬地看着我笑：老大，这事儿你得问小淫，我们说了算吗？什么程序活儿，小淫今年程序活儿多吗？

小淫瞪了平K一眼咳嗽了一下：活儿多也不会分给你的，你又不缺钱，十八，你听我说，我肯定陪着你出去的，时间上你让我安排一下啊，好不好？你们先吃，我走了，十八，我过两天再找你，时间我会安排好的，好不好？

小淫揉了揉我的肩膀，匆匆忙忙地往食堂外面走，我不乐意地坐下，有些索然无味地扒拉着饭，抬头，看见阿瑟若有所思的眼神，我瞪了阿瑟一眼：哎，小淫最近怎么不正常啊，接了多少活儿啊？好像怎么忙都忙不完似的。

阿瑟吐了一口烟：那你去问小淫忙什么好了，我每天哪有那么多时间看他忙什么啊？

我嚼着嘴里的饭，听见平K喊：我靠，胖子，过来吃。

扭头，看见方小刀和左手端着餐盘往这边走，方小刀油乎乎的脸在食堂里面一露面，就跟红烧肉的招牌似的，我嗤笑：哎，平K，方小刀怎么那么胖啊？

平K嘿嘿笑，方小刀把餐盘放到餐桌上：哟，十八也在啊，来左手，坐下吃饭。

左手冷漠地坐到阿瑟身边，都没答理阿瑟一下，阿瑟哼：哎，怎么这么副熊样儿啊，咱俩又不是不认识，打个招呼能死啊？

左手看了一眼阿瑟：下午一起踢球吧？

阿瑟摇头：人不够，算了。

左手冷淡地看了我一眼：不是够吗？小淫呢？他最近忙什么？

说最后一句的时候，左手直直地盯着阿瑟的眼睛看，我奇怪地看着左手，难不成这小子性取向发生变化了？他看上阿瑟了？阿瑟推了左手一下，左手的手臂碰到餐盘，发出哗啦一声，阿瑟笑：哎，我怎么知道啊？我每天自己的事儿都没搞明白，吃你的饭吧你，平K，走了。

阿瑟起身的时候，左手低头吃饭，含混不清地说：你真的不知道？

阿瑟转身往外走，回头笑：抽时间踢球，这男人啊，没事儿还真需要发泄发泄，走了。

平K把口袋里面的一盒烟扔给方小刀：哎，胖子，给你，上次欠你一盒烟，还你了。

方小刀把烟塞到牛仔褲口袋里，神秘地看着我笑：哎，哥们儿，我跟你讲点儿